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from the StarCraft II: Heart of the Swarm expansion. It depicts a large, golden Zerg Queen in the center, surrounded by other Zerg units like a Drone and a Zergling. The scene is set in a dark, cavernous environment with greenish lighting and a bright blue energy beam emanating from the right side. At the top center, the StarCraft II logo is displayed in a stylized, metallic font, with 'HEART OF THE SWARM' written below it in a smaller, simpler font.

STARCRRAFT II
HEART OF THE SWARM

冷月圓滿

作者：Cameron Dayton

我為什麼要你在滿月下來見我，年輕人？

我不知道，師父。是因為月光嗎？今晚的撒洛克很明亮。

你的答案很接近，特瑞鐸。滿月，象徵了我們戰團的徽記。狂信之圓代表著純粹、專注，還有思緒。我們立誓的時候，就在心中描繪它的形象。

我不知道這標誌是來自於月亮。

再細小的月弦也能實現最大的圓滿，你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但眼前，你必須知道撒洛克對狂戰士團來說是神聖的。在久遠的時間之前，艾爾的守護者們遵循月亮的教條來實踐他們的生活。

教條？但...它只是個衛星。

年輕人，你知道艾爾的衛星在繁星中是很珍貴的嗎？

原諒我，師父。那怎麼可能呢？神族已經到過許多世界，見識過許許多多的衛星。有些更大，有些更亮，或更——

珍貴並不一定源自於更多或更少的特質，特瑞鐸。有時候，珍貴是在圓滿、在完整中顯現。撒洛克的珍貴來自於她的完美。她在數理上是個近乎完美的球體，在茫茫星海之中，這是個幾乎找不到的特質。這樣的一顆衛星被放置在我們家園的天空裡並不是偶然。在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我們的人民向她的純粹尋求指引和啟示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你說她是被放在那裡的。是誰放的？

有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也有些問題唯有在時機成熟的時候能夠得到回答。但純粹、光明和秩序是智慧的果實，特瑞鐸。智慧能平息混沌的獸性嘶吼。智慧能導引喧囂，臻至和諧。

這就是我們眼中一切神聖事物的核心，也是你所有課程的精髓——從點燃你幽能之刃所需的心靈專注，到充斥你神聖盔甲的澄澈思維。

現在，你覺得我叫你過來只是為了討論月亮嗎？

我...不，師父。我不覺得。我本來期待你是想開始我的入團儀式。

答案很接近了，特瑞鐸。來，站在我的身前。是時候讓你許下我們戰士團的第一項誓言。

那是一場埋伏，而且情勢十分慘烈。

埋伏？澤拉涅怒吼著，刀鋒閃耀。我以為這些蟲族是野生的。

刺蛇尖嘯著往後仰，猛力一擊。牠的攻擊命中了，長爪兇猛而精準地砍中目標。幽光一閃，狂戰士的護盾承受了這次重擊，而後消散。

即使是愚蠢的動物在狩獵的時候也會伏擊。卡代娜大喊。

她滑步穿過刺蛇身邊，屈身躲過牠的爪擊後，揮舞戰戟畫出一道弧光，那是由靈能構成的致命曲線。刺蛇四分五裂。

卡代娜心靈傳送的聲音在戰火中顯得堅定。保持專注，狂戰士。敵方人多勢眾。

對澤拉涅來說，這個警告來得太遲了。兩隻異化蟲從刺蛇屍首留下的缺口衝了進來，將狂戰士撞倒在地。他的心靈咆哮蘊含著暴怒和痛苦；在這些野獸面前失足意味著死亡。卡代娜旋身化成一道朦朧的黑影，那是尼拉辛姆的暗影之舞。她的攻擊同時劈穿了兩隻異化蟲和澤拉涅。他的咆哮歸於靜默。

特瑞鐸注意到了這冷酷的慈悲，從刺蛇的屍體旁退開時頷首示意。然後他躍步，將刀刃貫穿了另一隻為了處決某個黑暗聖堂武士而背對著他的愚蠢生物。那隻刺蛇倒地，差點壓扁了牠的受害者，特瑞鐸只得將那蟲族推到一旁。那名負傷流血的尼拉辛姆，特瑞鐸記得他的名字叫卡瑞諾斯，伸手感謝特瑞鐸，身軀在痛苦中顫抖。特瑞鐸試著拉起他，卻看到卡瑞諾斯的身體已經和雙腿分離。已經太遲了。黑暗聖堂武士再次顫抖，身體便不再動彈。

又一名將士陣亡。這個任務被死亡的陰影籠罩，回家路途遙不可及。

在卡瑞諾斯那件隱身斗篷的暫時保護下，這名渾身傷疤的老兵以獨眼打量了戰場。黎明時抵達撒洛克的十二名戰士裡，只有三名存活。一切發生得這麼快。

最先陣亡的是追獵者，他們被刺蛇暴雨般的脊刺給擊潰。黑暗聖堂立刻支援他們有著生化軀體的族人，擋在他們前方揮舞空間之刃以攔截下一輪的脊刺射擊。要拯救追獵者已經太遲了，他們蜘蛛般的銀色身軀用破敗的角度傾倒在沙地上，但向殺死他們的蟲族報仇卻還有時間。特瑞鐸看到兩名隱身的戰士還在戰鬥，朦朧的陰影嵌著異形的鮮血，映襯著蒼白的沙地。黑暗聖堂武士在

近戰中猶如夢魘化身，他們致命的潛行能力在無數個星區令人聞風而慄。但遭到埋伏時，潛行並沒有太大的幫助。他們兩人被蟲族重重包圍，有死屍也有活著的。兩人都快撐不住了。

狂戰士們毫無猶豫地衝進戰局，這些堅忍不屈的鬥士清楚自己寡不敵眾。狂戰士不會躲在陰影中，不像尼拉辛姆一樣從暗處出擊。狂戰士要領頭衝鋒，率先殺敵。在過去無數星球的無數戰場中都是如此。特瑞鐸隊上的狂戰士也沒有兩樣：他們亮出刀刃，拉近與敵人的距離，在無聲的狂怒衝鋒中殲滅蟲族。瞬間揚起一陣黑血與斷肢的濃霧。狂戰士的衝鋒扛住了敵人的伏擊，如浪濤一般抵擋了敵方的攻勢，甚至差一點就反擊回去。差一點。

但第二波蟲族乘著王蟲的腹腔降臨，伴隨飛濺作響的黏液而著陸。牠們展開無情的反擊，或跳、或爬、或滑行過牠們死去同族的屍體，狂戰士被一掩而過，沉沒於利爪之下。他們全數戰死，身軀湮沒在抽動的蟲族屍體中。

只有特瑞鐸例外，他是六名登陸的狂戰士中唯一生還的。這群狂戰士都是議會挑選出來，擁有和蟲族作戰經驗的老練戰士。他們本該負責支援，每兩人跟隨一名黑暗聖堂武士或追獵者，偵查潛伏在撒洛克上白堊質峽谷的蟲族根據地。這項任務的原始目標是滲透行動，為後續出擊標記優先目標。戰士們早在出發前便已拿掉裝甲上的躍傳石，一旦被殺，這將會是他們的葬身之地。而這個任務原本不該會有任何傷亡的。

特瑞鐸搖了搖頭。

如果我們乘坐隱形船艦來到這裡，就不會有傷亡了。但何必為了沒有意志的敵人隱藏你的船？動物不會追蹤登陸行動，沒辦法分辨出星辰與穿梭機之間的差異...

這起任務失敗了。現在特瑞鐸站在一群刺蛇和異化蟲面前，還有那兩名——不，剩下一名的黑暗聖堂武士：卡代娜。她被包圍了，閃避著如雨般襲來的鐮爪；刀刃、幽能之火和鮮血迴旋成一道旋風。特瑞鐸看得出來那已是她最後的掙扎，他從卡瑞諾斯的屍體背後衝出，試著替那逐漸力竭的戰士吸引敵人的注意。

他成功了：三隻刺蛇轉過來追他。一對異化蟲跟在後面，發出飢渴的尖叫。

特瑞鐸聽見刺蛇的脊刺呼嘯而來，旋身避過了一陣射擊。他利用旋轉的力道迎擊異化蟲由上方劈來的爪子，腕上刀刃的幽能之火用令人自傲的精準切過牠的利爪。

受到狂怒的驅使，異化蟲無視於身上的痛楚，躍過自己飛濺的鮮血，堅持要獵食，要殺戮。這是一種本能的反射動作，特瑞鐸之前就學會了如何誘發這種反應。和這些野獸長年對戰的經驗，讓他磨練出瞬間格擋並反擊的肌肉反射。他熟練而優雅地矮下身形，讓那怪物呈弧線撲擊的身軀一頭迎向他舉起的刀刃。異化蟲一分為二的扭動身軀跌落他身後的蒼白月面。

死亡的呼嚎在特瑞鐸的意識中迴盪，心靈網路因為狂戰士同袍的慘厲呼喊而動盪波折。卡拉連結了神族的思想與情感，同胞的死讓特瑞鐸感到一股寒冷椎心的哀傷。

放低姿態，他發出訊息。放低姿態，不斷移動。

牠們的利牙無所不在，卡代娜回答，黑暗聖堂武士的心靈之聲緊繃力竭。牠們數量太多——

她的話語中斷了，特瑞鐸轉身看見她倒落於三隻異化蟲之下。更多脊刺劃過天空，特瑞鐸一邊躲避，一邊將兩個護手舉在面前。他感覺護甲上傳來銳利的衝擊，在撞上地面時聽見嚎嘯般的破裂金屬聲。他翻身站起，看見另外兩隻刺蛇來到了射擊範圍內。其中一隻甩開頭上的塵土，一陣煙塵如鬼魅般從牠長滿尖刺的外殼緩緩落下。

特瑞鐸知道他沒辦法抵擋另一次射擊，卡拉之中空無的漣漪代表他得獨自一人與其餘的蟲族對抗。在他隨著盤旋身旁的怪物轉身時，特瑞鐸迅速向下一瞥；他右腕的護手已毀，幽能之刃只剩下一邊還可以運作。他的護盾耗盡能量了。領頭的刺蛇發出嘶聲，向後弓起身子，收起脊刺發射處的甲片。更多塵土從牠的肩膀落下。

那些塵土——這些蟲族剛從地底冒出來。

理解到這點，特瑞鐸向前竄出。他跑了三步然後跳向那頭刺蛇，將身體屈成球狀的同時，脊刺從下方呼嘯而過。那頭野獸驚訝於特瑞鐸的行動，壓低身子滑向一邊。特瑞鐸落地了，但卻沒有轉身面向刺蛇，而是收回他的劍刃並潛入那個生物後方的黑暗洞口。那是個蟲族的地穴，也是他唯一能躲過來自各方向的射擊，並強迫敵人進行近戰的地方。狹窄空間：讓一名狂戰士變得最致命、最篤定獲勝的地方。

特瑞鐸在黑暗中蹲低身子。這個隧道裡還有東西；迴響於隧道中的那陣單調乏味的挖掘聲在他轉身時突然停了下來。特瑞鐸很熟悉這種扒抓聲：那是蟲族蟑螂的象徵，甲殼部隊的掘地前鋒。特瑞鐸再次點燃他唯一能用的幽能之刃，將黑暗染成竄動的藍光。那隻蟑螂就距離他面前一臂之遙，

蹲踞著。冰冷空洞的眼神。布滿利齒的雙顎。鋸齒狀的口器以野獸般的狂怒敞開著。蟑螂的身軀填滿了坑道，厚重的爪子準備攻擊；嘶聲轉換成怒吼，碎石從圓弧狀的坑壁上震落。

特瑞鐸將刀刃送進牠中央的眼睛，並側身躲過蟑螂垂死掙扎時朝坑道地面揮舞的利爪。吼叫漸漸減弱成咯咯的嗚咽聲。那蟑螂渾身顫抖了一下，然後再也不動了。

更多聲音從特瑞鐸背後傳來：刺蛇鑽回地穴時沙澀的滑行聲。牠的頭和肩膀已經伸進坑道裡。特瑞鐸轉身用空著的那隻手抓住刺蛇胸甲的脊突處，將牠拉進洞裡，讓牠一頭砸進坑道厚實的礫岩壁面。他把刀刃從蟑螂身上扭出，再送進刺蛇的脖子裡，將牠釘死在地板上。那生物巨大的蛇狀身軀扭動重擊著粗糙的岩壁，使得塵土飛揚。特瑞鐸把刀刃一扭，將牠的頭砍了下來。屍身的扭動卻越發猛烈，一陣岩土崩落淹沒了坑道，狂戰士向後跳開。地穴入口已被摧毀，特瑞鐸收起刀刃，遁入黑暗之中。

特瑞鐸一動也不動；或許蟲族會認為他死於崩塌當中。和埋伏的那群蟲族接觸後，他發現牠們在自主行動時，並不擁有出色的感受能力，或是智力。如今這名狂戰士的生死全取決於牠們是否失去興趣，將注意力轉到其他地方。先是沙沙的摩擦聲，再來是個尖銳的咆哮聲，有隻異化蟲咬了牠的同伴一下，然後噪音漸漸變得微弱。蟲族離開了。特瑞鐸站在黑暗中。

現在要看看是否——等等！

上面還有些什麼。是一隻刺蛇。狂戰士能聽出牠的尾巴滑過頭上的岩石。

這隻刺蛇會留下來是件奇怪的事。野生的蟲族不會留下斥候。

那生物的移動速度很慢。牠正在...進食。特瑞鐸感覺這個詞彙彷彿冰椎一般狠狠刺穿他的腦海。那隻刺蛇正在啃食神族的戰士，那些是他同胞中的英雄，也是艾爾失落之子的高貴守護者。就像過去無數次一樣，特瑞鐸駕馭住胸中幾近潰堤的沸騰憤怒。就像過去無數次一樣，他將怒意導引成冰冷、專注，以使命為先的鋒銳刀刃。

他放低身子評估眼前的情況。蟲族只在遠離蟲苔時進食。蟲苔是覆蓋在蟲巢周圍地表的一種生體物質。這代表蟲族的根據地還很遙遠，可能得花上好幾次自轉週期才能抵達。可以想見策劃這次突襲的是一支獨立的隊伍，在勝利之後，牠們可能會回到蟲巢，或是繼續按照某條路線巡邏。不論是哪種，特瑞鐸只要保持安靜，留下的這頭刺蛇就會離開。在只有一柄刀刃能夠運作，鎧甲的

護盾能量也已經耗盡的情況下，他知道這會是最保險的決定。或許他可以在這頭生物離開後鑽出坑道，試著完成任務。那會是最明智的行動方式。

但那樣是沒有用的。

這項任務預設的前提是，撒洛克上的蟲族是野生而缺乏意志的。數個蟲巢之多的野獸，儘管再危險，都可以偵查、戡測，然後由停泊在星系外軌道的艦隊將牠們掃蕩殆盡。那是一支價值不菲的艦隊，配置有輕型運輸艇，裡面裝載著用來掃蕩蟲巢的掠奪者。準備好投入撒洛克的這支部隊有能力徹底消滅蔓延的蟲族：掠奪者體內裝載著爆炸性的聖甲蟲，這種自動機械會依設定爬向標定的敵方單位或建築，然後爆炸。掠奪者對抗地面部隊的效果極佳，而且軌道情報明白表示撒洛克上的野生蟲族幾乎全由地面上的異化蟲、刺蛇和蟑螂所組成；漂浮在這群烏合之眾上方的幾隻王蟲根本稱不上威脅。掠奪者前來時只會有最小程度的空中武力支援...他們會被做好戰術對應的敵人給撕成碎片。這群敵人會為他們的到來準備好飛螳部隊；發現神族的存在後，撒洛克上的蟲巢肯定會孵化這種長了翅膀的飛天野獸。或者牠們早已孵化，一整支大隊潛藏在遍佈月面的峽谷裡。這誘餌太迷人了，而執行官並沒有看穿牠們的偽裝。

特瑞鐸感覺他同胞的毀滅命運就像陰影一樣籠罩在他的頭頂；風雨欲來，他卻無能為力。就算只是一小支飛螳部隊，也能將沒有對空能力的掠奪者給撕碎。艦隊預計在下一次衛星自轉著陸，也就是特瑞鐸所在位置的清晨。屆時將是一場災難。

儘管如此，我在這種情況下也無能為力。

在坑道令人恐懼的幽暗中，身邊散落蟲族的屍體，特瑞鐸準備將破損的護甲從右手臂上移除。在他頭頂進食的生物發出了太多噪音，沒辦法聽見他的動靜，而狂戰士對自己的傷勢有些擔心。他可以確認他的護手已經成了一團扭曲的廢鐵。不只一根，而是兩根的刺蛇脊刺擊中了他前臂的陶瓷連結管。他的手指還有感覺已經是件神奇的事。特瑞鐸伸展了手掌，感覺到溫熱的血液從手肘滴了下來。

這需要點照明才能處理。

特瑞鐸點亮他剩下那柄幽能之刃的前端，將藍色光芒舉在手臂上方。沒錯，護手擋住了凶惡的脊刺...受到衝擊而扭曲的護手割傷了他的手臂。多虧他護甲的智能伺服系統，失血十分微小，但他的手臂仍在失血。他必須處理傷口。

狂戰士舉起他的刀刃，環顧坑道四周。在他身後，坑道微微轉了個彎，並中斷在那隻蟑螂癱倒的屍首前方。在他面前的，是落石形成的斜坡和造成坑道崩塌的元兇。那隻被斬首的刺蛇，身軀半掩在牠死前掙扎扯落的石礫裡。一層蒼白的塵土覆蓋這怪物的屍體。特瑞鐸皺著眉潛行過去，將刺蛇被斬下的頭部扯離身體。更多的黑色體液滲入周遭的砂礫。特瑞鐸靜悄悄地推開一些大塊的岩石，開始剖出刺蛇的內臟。牠的肌腱可以用來固定他的傷口，有助於止住血流。多年以前，他在特普洛斯的黑草突襲戰中這樣用過，救了一名司法官的性命。如今，這蟲族的肌腱也會救他自己一命。

處理傷口的同時，他思考著在剛才那場埋伏中看到的東西。這些蟲族真的在按照某個意志的命令行動嗎？這真的不是他想太多了？特瑞鐸必須承認，一群不受控制的蟲族的確能伏擊他老練的部隊，在適當的情況下，甚至能殲滅他們。也許，他把運氣不好和戰術混淆在一起了。五名艾爾狂戰士，三名追獵者和三名黑暗聖堂武士，在短短幾分鐘之內全死在利爪、脊刺和尖牙之下。遠程射擊首先對準了較為機動、武器較精良的追獵者，異化蟲接著突襲困住了黑暗聖堂武士。留在此處的王蟲，也就是蟲族的浮游運輸船，則正好保持在範圍之外，儘管王蟲的智能比異化蟲高不到哪去。但是，現身此處的王蟲讓下方的蟲群獲得集體行動的認知力與心靈感知力。運氣不好？

絕不是。

對處於野蠻狀態的生物來說，這場伏擊執行得太好了。

我知道野生的蟲族是怎麼行動的。自從牠們失去控制者後，我就一直在我們的星系掃蕩牠們。這些蟲族的行動配合無間。牠們是受到控制的。

這對特瑞鐸來說並不是問題。在蟲族還接受牠們的半神生物「主宰」控制時，他就與牠們交手過。當半路殺出的人類凱莉根接管蟲群之後，特瑞鐸就習慣了異形新的戰略；年輕人類的策略織入以往蟲族的行動模式之中，如同風化骨骸上的繻絲，他至今未忘那病態的餘味。直到最近，特瑞鐸習慣了蟲族在失去牠們雜種女皇之後的瘋狂。牠們狂亂的利爪和飢渴的狂怒讓先前的會戰都顯得溫和。

特瑞鐸熟悉蟲族以及牠們戰鬥的方式。他熟悉牠們的本能，也熟悉牠們的弱點。這些知識是由無數的傷疤換來的，在他的身上以粗糙的痕線刻劃出經驗的圖記。就連特瑞鐸在廣場突擊戰中失去的一只眼睛，也是殺死一隻強大雷獸所付出的代價。特瑞鐸認為和他獲得的智慧相比，這個價碼非常值得：除了智慧，還有把一隻巨大的怪物在奈利斯的聖禱磚上碎屍萬段。

這些辛苦得來的教訓就是他被選中的原因。他受命護送卡代娜前往指定區域，執行官推測那裡的蟲族活動會是最激烈的。他的任務是在黑暗聖堂武士設置信標時保護她。指揮部知道，就算命令特瑞鐸領著卡代娜穿過蟲巢的中心，他也辦得到。特瑞鐸熟悉蟲族。

現在他知道執行官錯了。蟲族受到了控制。他不知道控制牠們的是誰或什麼東西。還不知道。那些野獸埋伏時的隊形和凱莉根的布局有些不同，但感覺非常熟悉。這個控制風格像是主宰手法的簡陋版本，其中帶有相同的有機感，但和特瑞鐸早年戰鬥的記憶相比，卻少了些平穩、熟練的優雅。

會是有新誕生的腦蟲取代了前女皇的地位嗎？

無論如何，這讓當前的艾爾收復計畫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特瑞鐸必須將這件事告訴執行官，並阻止破曉時的入侵行動。這並不只是區區的任務而已。神族的數量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他們的人口和曾經昂首於克普魯星區的光榮帝國相比簡直就不值一提。這場突襲是他們的最後一搏，代價高昂的背水一戰，攻下看似群龍無主的敵方要塞來建立他們的橋頭堡。

如果特瑞鐸沒能警告艦隊，等於是讓艦隊在蓄勢待發、出手快狠準的敵人面前自曝弱點。神族必須撤退，重新召開議會並制定計畫和一名有思考能力的敵人對抗。

但他沒有警告他們的方法。特瑞鐸皺起眉頭，考慮是否該在卡拉中竭力吶喊自己的思緒。但他知道這樣是沒用的。這艦隊正是刻意停留在遠處。刻意停留在他無法聯繫的位置。

這項任務的定位是隱密出擊，這是不倚賴卡拉的尼拉辛姆提出的要求，好避免野生蟲族注意到神族進行跨星球交流或躍傳時所發出的強力心靈能量。蟲族，就算在陷入獸性的時候，似乎都有感知強大心靈訊號的可怕能力。特瑞鐸不知道為什麼。也許神族的波長和主宰的頻率相似？解決這樣的謎題應該是高階聖堂武士的工作，而不是他這種狂戰士的。但他知道蟲族會像飛蛾撲火一樣受到強大心靈訊號的吸引。實際上，某些理論認為這些生物之所以對心靈能量有較高的感受力，是因為牠們缺乏建立心靈保護網的訓練或生理能力。這種保護網對以心靈感應對話的智慧社會來說是必要的。年輕的神族很早就學習到如何減弱常見的有害思緒。蟲族則沒有這種必要。

所以，將他隊伍送來撒洛克的運輸艇是不會出聲的，這艘自動化運輸工具的設定是將貨物送到定點，然後返回停靠在心靈傳輸範圍之外的艦隊。艦隊應該已經看見在這裡發生的情況，他所在的這個半球此刻正朝著艦隊，旗艦上的光學觀測掃瞄器肯定有能力觀測這場埋伏的結果。但特瑞鐸知道這次攻擊對執行官來說不會有什麼影響，至少不會影響他的戰術決策。執行官的計畫在出發

時就已言明，不論他隊伍的任務成功與否，他們都會進行掃蕩撒洛克的行動。他們在這次攻擊行動上投注了太多，不能因為第一次出擊失手就放棄。如果戰士們的任務失敗會降低隨後攻擊行動的效率，那就這樣吧；改變設定，不再進攻卡代娜和其他黑暗聖堂武士所設的信標位置，讓掠奪者在撒洛克充滿洞穴的月面上進行狩獵巡邏模式就是了。

特瑞鐸搖搖頭，試著趕走幾乎將他吞噬的絕望。他往後退了一步，離開散落在坑道地面上的濕潤肌腱。此刻的他無能為力。

無能為力。

狂戰士將身子靠回由冰涼石塊堆疊成的坑道牆壁上，思考著眼前的情況，試圖進一步看清眼前的問題。當其他人都因為恐懼和猶豫而崩潰時，這是他能夠存活到現在，撐過這麼多場戰鬥的竅門。

年輕人，你知道艾爾的衛星在繁星中是很珍貴的嗎？

他師父的聲音在腦海中迴盪，不只是記憶，更是交織在卡拉之靈魂的鮮活殘影。那是瀰漫於宇宙脈絡之中的知覺。特瑞鐸距離同胞太遠，沒有任何方式能與他們聯繫。但他能夠感受他們的精華，無論生者或死者，甚至穿越無盡光年。他可以打從自己骨子裡聽見那聲音，感受它。他的回應既是祈禱，也是低聲的懇求；他和自己以及仍存在於他體內的師父回音對話。

師父，我看到了我們同胞的末日，終結的開始。我的武器損壞，而且孤身一人。一個年老的狂戰士能對撒洛克上的蟲巢做什麼？

然後，想著他師父會為了他什麼都不做而斥責他，特瑞鐸俯身將刺蛇的肌腱捆在他淌血的手臂上。強韌、濕潤的獸肉緊貼著他的皮膚，異形組織和他傷口接觸的位置傳來刺痛。他將肌腱捆緊，疼痛直傳上肩膀，讓他全身一緊。痛楚是好事；那可以讓他保持專注。將傷口包裹好後，特瑞鐸伸展手掌，確保自己仍能活動自如。血流已經止住了。

狂戰士低頭看去，在幽能之刃的閃爍光芒中，他注意到還剩下一截肌腱。刺蛇肌腱十分強韌，幾乎無法穿透，卻有著皮革般的彈性。蟲族令人恐懼的適應力讓他們的血肉和骨骼能與人類或神族打造出的任何盔甲和武器匹敵。特瑞鐸再次動了動手掌，注意到棄置在染血塵土中的一對刺蛇長爪。

答案很接近了，特瑞鐸。

刺蛇幾乎吃飽了，當背後的地面開始崩潰，牠立刻拋下嘴裡啃噬的肢體。有東西正從地穴裡爬出來，某種移動很快速的東西。

刺蛇發出一聲尖嘯並轉過身來，正好迎上狂戰士灼熱的藍色刀刃。痛！武器砍進了刺蛇的肩膀，燒穿血肉和骨骼。刺蛇用強有力的下顎咬落，用銳利的牙齒鉗住狂戰士穿有盔甲的那隻手腕。金屬發出呻吟。狂戰士的另一隻手上沒有火焰，還帶著血液的氣味。獵物！被困住了，而且很無助！刺蛇舉起長滿倒刺的長爪發動攻擊，期待地淌著唾液。這頓大餐入口時還是活跳跳的。

此時，狂戰士抬起頭，將聲音送進刺蛇的意識裡。聲音裡充滿原始而清晰的亙古怒意。

你的用餐時間結束了，怪物。嚐嚐你自己鮮血的滋味吧。

他揮動另一隻手臂，將另一對長滿倒刺的長爪叉進刺蛇的嘴裡。

...

站在冰涼的晨光中，特瑞鐸將鮮血從捆在他手腕的利爪上抹去。這個動作充滿了儀式性，就像他久遠之前的同胞一樣，在文明建立之前，在科技能將思緒聚焦成純粹能量的刀刃之前。這簡單的動作能帶來清明和平靜。而平靜能帶來專注。

利用這種專注。

負傷的狂戰士蹲下身子，用手指在沙上標出三個點。神族艦隊的三個支隊，正等待著他陣亡戰友發送信號，這些信號永遠等不到的。在這三點之下，他畫出一條長長的線，然後再畫了一條。兩條線：再經過撒洛克的一個白天和一個黑夜，艦隊就會發動他們必敗無疑的攻擊。撒洛克的自轉週期很短；這顆衛星並非朝著艾爾進行同步自轉；它做一次完整的公轉大概只需要特瑞鐸家鄉的半天。時間不多了。

接著，特瑞鐸繞著標記畫出了六條線。六個信標。隊伍中每個狂戰士都帶著的這個水晶結構體，是由尼拉辛姆工匠所設計的小型工具，能精準地發出心靈能量的信號。這些信標能用手術般的精準度將艦隊引導到關鍵的蟲巢。它們如今染著鮮血，散落在他身旁的白沙上。

特瑞鐸的任務是協助黑暗聖堂武士設置信標。然後他必須護送尼拉辛姆避開有可能被訊號吸引過來的蟲群，前往預定的集結點，並在那裡調度掠奪者的撒洛克掃蕩行動。衛星上的蟲族被清除殆盡後，部隊就會被接走；撤離他們對執行官來說無關緊要。這項任務最主要的目標是為艦隊在艾爾的衛星軌道取得指揮根據地，用來籌備奪回神族母星的最終進擊。

在任務失敗的情況下，存活的隊伍成員應該要前往最近的集結點。他用掌底按摩曾經是他左眼的傷疤，每次他靜下來太久，傷疤都會發痛。或許他可以在集結點用信標發信號給艦隊。或許執行官會將它當成求救訊號並送來一台運輸艇。不，這樣太冒險了，而且心靈感應的聲音會引來更多的蟲族。除此之外，等他抵達集結點時，艦隊也已經出擊了。旗艦的位置會暴露出來，並將脆弱的陣型陳列在懂得思考的敵人面前。

已經...沒有希望了。下一次日出，神族的最後一股力量就要潰滅。突然一股衝動，特瑞鐸伸手在那六道痕跡旁畫了一個圓。狂信之圓，狂戰士的象徵。代表撒洛克的完美之圓，象徵著純潔、專注與思想。

突然間一切都明朗了。將訊息傳遞給艦隊的方法。這計畫相當簡單，但揮不開死亡的陰影。特瑞鐸遲疑了，他的幽能之刃共鳴出一陣光芒。

他可以按照一個完美的圓形來擺放信標，使用他盔甲上的導航工具來在地圖上規劃好距離。每當有一個水晶朝天空發出高鳴，它的心靈之歌就能將蟲族吸引過去。這是預料中的事。執行官麾下待命的艦隊會觀測到這個現象，並推測一切按照計畫進行。

接下來的，才是特瑞鐸寄望他的同胞能用清晰的頭腦和智慧發現的：他需要艦隊注意到他擺放信標的位置，迥異於蟲族行列的奇異對稱。特別是野生的蟲族。但這還不足以說服執行官，蟲族有著預料之外的感知力。還差一些。特瑞鐸的刀刃再次波動起來，他的臉孔沐浴在閃動的藍光之中。

當執行官看見蟲族預測出信標之間的模式，她才會相信這點。若蟲族按照弧線路徑，前去最後一個信標放置處攔截他，就代表牠們擁有判讀圓形路徑並預測下一個信標位置的認知能力。到時候，特瑞鐸必死無疑，在他為自己創造的埋伏行動中被撕成碎片。

這並不是...他被交付的任務。這種行動和他身為狂戰士所代表的一切牴觸，這種大膽的計謀和戰術上的企圖遠超乎他的位階所應為。特瑞鐸用手指描著那個圓形。狂信之圓。

在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我們的人民向她的純粹尋求指引和啟示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特瑞鐸開始收集他陣亡同胞身旁的信標。這些水晶球並不比他的手掌大；它們很沈重，而且以細緻的工藝打造而成。拾起這些球體時，他將手指滑過裝置上的使用溝槽，每個裝置都立刻發出明亮的藍光，宣示它們仍可正常運作。

再細小的月弦也能實現最大的圓滿。

他的師父總是重複這句話，如今特瑞鐸感受到其中的意義。他需要命運向他微笑來讓這個計畫成功。回到他在砂上作畫的地方，那個讓他得到體悟的地方，特瑞鐸衡量了眼前的局勢。他的手臂依然隱隱疼痛，但程度不足以造成太多影響；他已經習慣了這股痛楚。那場伏擊消耗了他部分的能量，但也並不是特瑞鐸沒有面對過的情況。更幸運的是，他的雙腿毫髮無傷。他今天用得到它們的力量。特瑞鐸向來是個有力的跑者，他準備好要開始他這輩子最快的一場長跑。很可能是他的最後一次。

他揮舞手臂，測量他新爪子的長度。它們比幽能之刃來得笨重；少了護手之後，防護的效果也更差。但它們極度鋒利。看見它們鋸齒狀的邊緣輕而易舉地切入那隻刺蛇的血肉，令人滿意無比。

由於身上揹著六個信標，他沒辦法行動自如。信標以磁力吸附在腰部護甲上。笨重的信標會影響他的步伐，但只限於旅程初期。每放置一個信標，負擔就會減輕，危險則會增加。

太陽即將從地平線升起。時間快不夠了。特瑞鐸蹲著抹去了沙地上的標記，然後放下第一個信標。他觸摸裝置的啟動溝槽，隱藏其中的感應器偵測並核可了他的細胞。紅色的光線從信標中射出，柔和地脈動著，信號將在第一百零一次閃爍後發出。特瑞鐸站了起來，準備邁步起跑。

他身旁的石堆傳來一個聲音。他轉過身，點燃他的能量之刃。那裡什麼都沒有，除了他陣亡同僚的屍體，橫躺在死去的蟲族之間。是其中一隻怪物活下來了嗎？他幾乎忍不住要過去調查——

沒有時間了。信標已經設定好了。

特瑞鐸開始奔跑。下一個信標的啟動位置在整體路程中算是比較短的，但他想要在第一個信標啟動之前跑出足夠的距離。衛星上所有的蟲族都會聽見信標的聲響，而特瑞鐸很明白，本該已死的敵人所發出的意外信號，會把那些怪物從四面八方引來。幸運的是，他的這段路程包含一條狹窄的山谷，他不需要花太多時間來躲避被吸引來的蟲族。至少他是這麼希望的。

砂土在他飛快奔馳的腳下沙沙作響，特瑞鐸讓這充滿節奏的步伐引著他穿過撒洛克的白色表面。艾爾漸漸從東方的地平線升起，神族的母星比他預期的更加美麗。從這裡看去，劃分出母星上大陸和海洋的盎然綠色、棕色與藍色是那麼的純淨無瑕。幾抹帶鬚的雲絮劃過極地，特瑞鐸再次感受一股對艾爾的思慕，未曾隨著時光褪色。

然後，信標爆發了。

心靈能量的尖嘯和怒吼有如駭人的暴風，席捲了卡拉。黑暗聖堂武士曾教導他如何面對這種情況，警告過他衝擊波會隨著信標啟動而爆發。卡代娜建議他儘快移動到最近的安全距離，並在信標啟動前跪下並展開心靈護盾；信標的訊號不僅能將訊號送入太空，還會在當地的心靈網絡中造成強烈的擾動，呼喚撒洛克上所有的野生蟲族。特瑞鐸已經準備好承受相當程度的衝擊，卻沒預料到會這麼劇烈。他一個踉蹌撲倒在沙地裡。有一瞬間，他看不見東西也無法呼吸。他的整個心靈都拼命抵禦卡拉化成的混沌巨浪。然後，就像發生時一樣突然，信號減去了。

如果這樣子還不能引來蟲群，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

他看向繁星點點的天空，向他的同胞們呼喊，聲音孤單地散佚在風暴中。

標定這個信標吧，我的弟兄。並且標定之後出現的信號。

然後特瑞鐸站起身來開始奔跑。他抹去流入眼中的鮮血，搖搖頭振奮精神。

跑。

沙地變得稀薄，特瑞鐸腳下的路徑變成砂礫和石塊。在這樣的地形比較容易保持速度，但較大的腳步聲為他增加了被蟲族發現的風險。在通過那粉白紋路的狹窄山谷時，他得更加小心點才行。

一邊計算著步伐，狂戰士一邊組織著腦海裡的顧慮。其中有些是他可以應付的，但有些已超出他所能控制的範圍。

首先，蟲族有可能會過早地看穿他的行動模式。如果牠們在特瑞鐸啟動足夠數量的信標之前就預測出他的動線，神族可能就無法解讀他的意思。特瑞鐸必須儘快設定信標。他必須維持步調，在下次破曉前完成這個圓形。

其次，信標之間的距離要夠遠，從艦隊的位置看去才分辨得出來。他已經計算過座標以及信標之間路徑的方位；算出這些數字對受過訓練的狂戰士來說再自然不過。但知道路徑和有沒有能力用全速完成那極度激烈的行程，又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信標必須參照撒洛克自轉的規律來啟動。如果特瑞鐸只是單純按照圓周跑完並放置信標，衛星這個半球的月面就會在他來得及完成路線前，轉出艦隊的觀測視野，因為圓形的另一半周線是繞回第一個信標點的。他必須將剩下的五個標記放置在起始點的兩側，然後朝對角方向來回奔跑，逐一往最遠處的點推進，才能確保這個圓形在艦隊的視野中開始並結束。這代表特瑞鐸所跑的路線將遠比實際圓周要來得長。這趟路程將十分

艱辛，即使對狂戰士來說也不例外。不眠不休，整整一天一夜。特瑞鐸不是什麼年輕的新兵了。他是個老兵，今天早上才剛打過仗。他得面對現實，這趟長跑可能會讓他其中一顆心臟崩潰。

最後，控制蟲族的那個（或那些）意志可能會看穿他的計謀，並不做回應，甚至故作漫無目的行動的模樣。這麼一來，狂戰士的計畫就失敗了。特瑞鐸搖搖頭，擺脫這個想法。這念頭太過多疑了，而且對現狀毫無益處。如果蟲族狡猾得能夠偽裝出不受控制的形象，牠們為什麼不在偵查隊到來時就這樣做？

眼前，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跑。

他平安無事地設置了第二個和第三個信標，而且沒有受到蟲族的干擾。敵人還沒辦法推測出特瑞鐸的行動模式。

但只是暫時。完成三個點時，牠們只看得出一個三角形。到了第四個點就能建立起模式，讓第五和第六個位置變得更容易預測。

特瑞鐸跳過一顆擋在他道路前方的大石，翻身落地，並借勢起身繼續奔跑。剩下的三個信標放在他腰帶上，重量減輕之後，他的速度更快、動作更靈活，不必為了障礙物而繞路。他從早上跑到中午，中間只極短暫地停下了兩次：也就是設置第二和第三個信標的時候。在放好位於圓周西端的第一個信標點後，他前往西北方位，再往南方直行，跑向西南方位的點。下一趟路程將是一條最長的直線，他得從西南方位一直跑到東北方位，也就是這個圓形的直徑距離。如果特瑞鐸能保持現有的速度，就能在日落前跑到第四個位置。

特瑞鐸已經學會在觸發信標後，按照倒數計時向前奔跑，並停下來防禦幾秒的時間，好避開最猛烈的衝擊。必須停下腳步讓他很不情願，但在被第一次的高頻心靈噪音擊倒後，他感覺小小的延遲應該比起倒地受傷的危險性來得好。

穿過撒洛克的稀薄大氣，明朗的陽光直射在狂戰士的身上。皮膚上的溫暖帶來生命力恢復的感覺，來自艾爾所圍繞恆星的陽光，從永世以來便滋養他的族類。神族是屬於太陽的光明生物，早在語言和文明開始之前，他們便在艾爾上的廣闊平原和叢林上狩獵。在明朗的夏陽下奔跑，就是身為神族的意義。

目前為止還沒有遇到蟲族，但只要不會偏離路線太遠，特瑞鐸還是盡量保持在沙丘和巨石的掩護之間。有一次，他彷彿看見了王蟲在遠方飄動，但他隱匿身形，直到牠離開視線。特瑞鐸也注意到，那個生物很有可能正朝著他上一個信標的位置移動。

當太陽開始從右肩的位置落下，特瑞鐸感覺到自己與祖先之間那種跨越時間的無形聯繫。他任務的目標十分清楚，他死亡的命運十分明確，狂戰士在他穩定的腳步中感覺到奇妙的平靜。奔跑間，他低下頭，在胸口畫了道圓。

根據特瑞鐸的計算，設置第四個信標的位置就在前方。他在接近目標地點時慢下腳步。

就在這裡，三個點將成為四個點，原本的三角形將開始化為圓形。從這裡開始，他的每一步都將籠罩著死亡的陰影。

太陽即將隱沒於身旁的粉白岩脊後方。特瑞鐸在黯淡的光線中張開手臂，向他們同胞曾在忘卻的年代膜拜過的黃金之球告別。接下來的旅程將在黑暗中完成，沒有白天時滋養特瑞鐸的那種光明和溫暖。他的胸口已經開始發痛，受傷的手臂在他跪下來將信標設置在沙地上時顫抖著。特瑞鐸試著放下他的擔憂。沒有時間休息了。破曉時，艦隊就會來到這裡。他啟動信標，然後跑進逐漸擴張的陰影裡。

雖然夜晚寒冷而危險，其提供的掩護還是相當珍貴。特瑞鐸幾乎完成他第四段路程的一半了。就在這時，他遇見了兩隻雷獸。

竟然有兩隻！

當他聽見那沈重、低頻的吼聲從身旁的岩壁迴盪而來，他訓練有素的反應能力幫助他立刻停下腳步。狂戰士蹲在岩架後方，試著止住顫抖的雙腿。

這大段路上，他都順著一條窄小的峽谷前進，只在偏離目標太遠時才離開岩壁的掩護。但峽谷很快就結束了，特瑞鐸被迫延著一座峭壁的崖面繼續奔走。儘管比跑在開放的平原上來得好，狂戰士還是感覺缺乏保護，並用目光搜尋著各種巨石、裂縫、岩架等地形，以免有尋找掩護的需要。這是在攻打托瑞尼斯主星的戰爭中養成的一種費力的習慣，在自己的神智和反應亟欲融入平靜的跑步韻律之中的時候，不斷強迫兩者保持一種瘋狂的躁動。這習慣救了他一命。

雷獸正準備走下他頭頂的懸崖（部分岩架已經塌陷，成了那巨大怪物的立足點）。他意識中的某處辨認出牠們從附近岩石反射回來的叫聲。特瑞鐸還沒真正理解到牠們的存在，就已經本能地躲

進懸崖的岩架下。雷獸踩過特瑞鐸藏身處頂上的山脊，巨大柱狀的腿部讓懸崖為之震顫，岩塊和沙塵如瀑布般落下。他努力壓制著點燃刀刃並上前攻擊的衝動。他渴望在這日夜不停的奔跑後來場浴血之戰，徹底發洩他身上的痛苦。但特瑞鐸知道戰鬥會消耗他太多能量和時間，他無法承擔。

為了信標保存點力氣吧。浴血的時刻很快就會到來。

在他等待那兩隻野獸過去時，狂戰士試著讓疼痛的心臟休息一會兒。那痛楚隨著夜晚逐漸加深。他動了動右手臂，將刺蛇利爪再次綁緊。用來綑綁的肌腱已經被緩緩滲出的血液給浸濕；特瑞鐸擔心傷口至今無法癒合是因為某種蟲族感染造成的。也正是因為如此，狂戰士團明令禁止使用任何異形生體組織或是武器。但特瑞鐸猜想，對神族血肉和武器的褻瀆，應該沒有完成這項自殺任務來得重要。在小小失血來得及構成威脅之前，這一切早就已經結束了。

休息夠了。雷獸們已經離開。該移動了。

他從岩架底下爬出來，映著星辰掃視崖頂的動靜。上面什麼都沒有。兩隻雷獸用那種方式巡邏是件奇怪的事；這種重型生物通常負責衝入熾烈的戰火，那種會見血的地方。

除非牠們不是在巡邏。除非牠們是根據可能的行動軌跡，被送去面對神族部隊。

特瑞鐸暗自點頭。這就是蟲族受到某種擁有戰術頭腦的意志所控制的進一步證據。可能性並非百分之百，但可說是拼圖裡的另外一塊。他再次開始奔跑；這回他加快了腳步。他知道，設置好下一個信標之後，他所畫的圖形就將呼之欲出。

事情發生得比他預料中更早。

蟲巢就這樣聳立在他的路線上。特瑞鐸已經避開另外兩支巡邏隊，包括一群刺蛇和另一隻雷獸。這一次，兩個隊伍都伴隨著王蟲，他辨認出這是蟲族的搜索模式。特瑞鐸還看見王蟲身上帶著胚胎液體的亮光，代表這些生物是剛從附近某個蟲巢孵化出來的。更進一步的證據，就是當他小心前進時，可以聽到工蟲那獨特的下顎撞擊聲從稀薄的空氣中傳來。特瑞鐸一邊咒罵為此產生的延遲，一邊繞大圈避開那個聲音。這趟旅程已經超過預期的時間。他必須趕在破曉前完成。

在兩條峽谷之間有一片空曠的空地。這個山口並不大，大約是五十步左右的距離。他無法繞過這個山口，否則就得走回頭路，他必須一口氣衝過去。

他蹲低身子，握緊拳頭，鼓足全身力氣準備衝刺。他在胸前勾繪了一個圓形，然後跳出陰影，在星光下狂奔。

十步.....二十步.....三十步.....就快到了——

藉著暮夜微光，他突然瞥見矗立於左方的蟲巢，他所看到的景象讓他猛然停步。兩座高聳、細長的高塔，各自頂著球莖狀的塔冠，在星光下隱隱發亮，其血管脈動清晰可見。特瑞鐸看著那兩座塔漸漸成長。緩慢地顫動著，成長著。

那是螺旋塔。這種器官官能類型的蟲族建築成熟之後，能提供必要的酶和基因物質，讓蟲族能孵化出構成異形空中主力部隊的飛行生物。這些螺旋塔才剛成形，顯然是針對特瑞鐸在撒洛克上的活動而建立的。蟲族知道有什麼東西要來了，牠們偽裝成不受控制的策略也已經被揭穿。他推測，蟲族只要再一天就能建立起一小支飛行部隊，並在不久後集結成一支龐大的軍隊。快速生產軍事單位就是這些怪物的特長。在神族重返艾爾之前，他們會先發現自己要在這個衛星上面對的，是能將他們撕成碎片，並具有思考能力的凶惡怪物。

當雷獸的怒吼從蟲巢傳來的剎那，特瑞鐸才意識到自己正站在一處空地上。他轉身潛進峽谷裡。胸口的疼痛變成戳刺般的劇痛。

再快一點。

...

蟲族就等在第五個信標點。特瑞鐸能聽見牠們的喘息聲從下方遠處的陰暗峽谷中傳出。儘管先前的四個信標點並不能確切指出第五個點，但若要找出某種的特定模式，這是兩三個可能地點的其中之一。特瑞鐸猜想同樣的隊伍應該也駐守在其他可能的信標點；這是擁有智慧的戰略家才能辦到的事。然而，一旦放下第五個標記，圖形的結構就毫無疑義了。第六個標記點的位置也將變得顯而易見，而撒洛克上的每一支利爪和尖牙都會出現在那個地方。

一個一個來。眼前得先把第五個信標放好，然而這個山谷已被敵人佔領了。

特瑞鐸回到俯瞰目標點所在位置的山頂，一隻手捧著他的胸口。他應該趕快行動，但他知道自己沒有力量去面對聚集在底下的巡邏隊。一隻雷獸，六隻刺蛇，和一隻王蟲。近戰單位、遠程單位和控制這些蟲族單位的協調單位。狂戰士為了這隊伍的編配感到有些安慰；顯然，這群蟲族的操控者並不知道設定信標的是哪種敵人。這支巡邏隊有著應付多種可能情境的能力。若不是沒有力氣，特瑞鐸應該會笑出聲來。

牠們能想像得到，不過是個帶著拼湊武器的受傷老戰士嗎？

他舉起綁著爪子的手臂，用銳利的眼神打量它鋸齒狀的邊緣。仍然銳利，仍然致命。在下方遠處，那群巡邏隊的怪物正走回山谷上，朝他打算放置標記的位置前進。王蟲漂浮在他們頭頂，其肌肉組織構成的氣囊在推進時不斷地收縮。

蟲族總是用牠們的野性反擊神族的智慧，將他的人民驅逐出他的母星。

是時候讓牠們見識一下神族的野性了。

特瑞鐸啟動了他的信標，跳入前方黑暗。他追尋著底下的聲音，壓抑已久的狂怒鞭策著雙腿；他無視了痛苦和疲憊，一躍而下。

他跳到了王蟲的身體上，王蟲在驚嚇中向前急竄。特瑞鐸將爪子插入王蟲肌肉氣囊的其中一邊，溫暖潮溼的氣體迎面而來；使他頭顱震顫的心靈尖嘯隨之響起。特瑞鐸在那生物的身子傾斜並開始墜落時緊緊攀住牠。底下的刺蛇群集體發出嘶聲，特瑞鐸知道王蟲正在呼喚牠們。野生動物會呼叫救援。而擁有的智慧的生物會要求牠們攻擊。特瑞鐸利用爪子在受傷的王蟲身上爬行，一連串脊刺射穿了他剛才的所在位置。

如果說他曾經懷疑過，現在所有的懷疑都消失了。

王蟲極速下沉，氣體從幾處破口呼嘯而出。雷獸衝上前，試圖在受創的王蟲落地前截住它。特瑞鐸不打算繼續待在那裡。循著那怪物沈重腳步聲的方位，他打起精神，再次跳了出去，幽能之刃彷彿火炬般在黑暗的峽谷中升起。他需要光線來這樣做。

如同熾烈的流星般，特瑞鐸劃過夜空，猛地墜落在雷獸肩膀後的沈重甲殼上。再一次，爪子緊緊抓住了怪物的骨殼。特瑞鐸感覺強烈的痛楚切穿他的側身。

肋骨.....裂了。得爬到.....頸關節的位置.....

多年來的實戰經驗，讓他累積了不少關於雷獸的知識。他還曾經因為單槍匹馬殺死這種怪物而獲得同胞的喝采，雖然他的勝利總是伴隨著代價，不過他從來不需要在精疲力竭的奔跑後或在嚴重負傷的情況下進行戰鬥。這名負傷的老兵在雷獸猛裂地奔跑和跳躍時緊緊抓著牠的背，怪物的憤怒嘶嚎在峽谷山壁間迴盪。特瑞鐸謹慎地往牠的頸部緩緩爬去。

就像.....奈利斯的廣場突擊戰那時一樣.....

熾熱的刀刃斬落，特瑞鐸切開了那怪物頸部的較薄甲殼，將利爪深深插入牠暴露的血肉。雷獸發出怒吼，最後一次向前猛衝，甩開特瑞鐸，將其拋向空中。

狂戰士在落地時翻身，滾過一片沙地。發出飢渴地嘶嘶聲的刺蛇瞬間將他包圍在其中，他屈身備戰。雷獸沈重地向前踏步，蟲血從胸前的甲殼流下。牠受傷了，但還活著。特瑞鐸仍在失血，不僅敵眾我寡，更已精疲力盡。他收起幽能之刃，在野獸面前跪下。刺蛇們逐漸趨前。

四、三、二、一。

信標爆發出強烈的心靈能量，將雷獸的腦袋撕成了碎片。藍色與紫色的白熱波濤從特瑞鐸設置信標的那道雷獸傷口身上擴散開來，冷冽的火焰席捲了山谷。刺蛇發出尖叫，蟲血從牠們的嘴裡噴發出來。牠們在倒地的同時射出脊刺，在盲目的痛苦中將彼此射穿。峽谷的山壁在無形的回音中震動，整個地表的原子結構都在爆發的能量中顫抖。特瑞鐸的護盾在充能到極限時先是閃爍了一次，接著在能量風暴中又閃爍了兩次，然後耗盡。當他跪下時，狂戰士將全身的力量集中在維持他幼年時學會的心靈防護網。那就是他唯一能做的。在這種距離，在嘶吼聲足以傳遍星球表面的信標爆發點中心，區區一個神族存活下來的希望是很渺茫的。

希望渺茫.....

也就是說還有一點希望。

答案很接近了，特瑞鐸。

狂戰士倒在陰影裡，一動也不動。

光亮。顫抖、奔馳的白光。特瑞鐸眨了眨眼，只看見好幾道光束在他面前拖曳出濕潤的光輝。

多麼美麗。這是卡拉嗎？我是不是已經.....？

不。是有光芒，但卻沒有聲音。寂靜。根據傳統的說法，在神族死後，卡拉是無數和諧而愉悅的心靈交織成的無盡旋律。但.....狂戰士感覺到痛楚。特瑞鐸用掌底按摩曾經是他左眼的那道傷疤；那裡發出一陣疼痛。

我在這裡躺了多久？

特瑞鐸翻過身子。

光線？

是星光。流星。撒洛克正經歷一場流星雨，瀑布般的光線替峽谷的山壁染上蒼白而濕潤的質感。特瑞鐸被光芒喚醒，並徹底感覺到殘破身軀上傳來的痛苦。兩根肋骨有多處裂傷；手臂上遭到感染的位置傳來灼熱的疼痛；他的腦子裡依然迴盪著信標的爆裂嘶吼。

但我的心臟不再疼痛。而且這些影子代表破曉時間還沒有到。

特瑞鐸打了個冷顫，側過身子，感覺到最後一個信標依然固定在他的腰部。

就連最細小的弦月也能實現最大的圓滿。

站起來吧，狂戰士。

他傾身向前，掙扎站起，並感覺到令他身體一顫的痛楚。他跟踉地倒向側面，摔在王蟲那一攤失去形狀的血肉上。王蟲的身軀在潮溼的沙地上變得冰冷。特瑞鐸撐起身子，靠著那血淋淋的東西休息了一會兒，然後邁開步伐。頭頂上的流星雨漸漸衰弱，最後幾道火光墜落在慢慢發白的地平線。

跑吧，狂戰士。為了艾爾而跑。

於是特瑞鐸跑了起來。跑出十幾步後他跌倒了，摔進沙地裡。但他再次撐起自己的身子，繼續向前奔跑。最後一段路程只比他上一段路線的一半長一點，但他的心臟已經開始發疼。同時特瑞鐸無法阻止他視線變得模糊。

跑吧。

陰影漸漸離開他所在峽谷的底部。特瑞鐸催促自己再跑快一點，他的兩腳踏著狂戰士們最著名的穩定、堅忍步伐。沙地變成石礫地，又接著變成沙地。

再快一點。

他跑得再快一點了。疼痛開始變得遙遠，特瑞鐸知道這就是死亡逐漸接近的麻木感。

再跑快一點。

他在沙地上踩出沈重的腳步聲。聲音迴盪在岩壁間。迴盪並交疊著，增幅成浪濤般強烈而沈重的噪音。雷獸。尖嘯穿過了稀薄的空氣。蟲族就在他的身後，飢餓的野獸正在狩獵那已經逃避太久的獵物。他的路線暴露了，他的掩護隨著天色漸亮而不斷消失。

再快一點。

石塊從峽谷山壁的各處滑落。異化蟲正在與特瑞鐸平行的路徑上奔馳，配合著他的速度，準備衝下來發動攻擊。還有更大的轟隆聲響從他身後傳來。他可以看見曙光為遠山的稜線鑲上一圈金邊。破曉時分就要到了。

接著特瑞鐸穿過了峽谷，跑進一片開闊的石礫地。他的終點就在前方：撒洛克月面上的一個古老的隕石坑，從艾爾上就可以看見的一個圓形標記。從這裡開始，不再有掩蔽，也無需再躲藏，只要不停奔跑。

噪音變得更大了。特瑞鐸可以聽見爪子敲在石頭上的迅捷聲響，異化蟲正在做最後一段的衝刺。這些東西可真快。

但牠們不是狂戰士。

再快一點。

特瑞鐸猛然做最後一次加速，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能量從體內毫無保留地噴洩出來。隕石坑在視野中逐漸變大，他從腰間取出信標。

敵人的埋伏就在那裡。如果我能將信標.....

一隻雷獸在隕石坑聳起的邊緣出現。接著又一隻。這正是夜間時他曾看見的那支巡邏隊。牠們敲擊著邪惡的鐮刀利爪，並走下隕石坑的邊緣，踩著沈重的腳步向他衝來。地面震動著。在牠們身後，太陽升起。破曉已經到來。特瑞鐸點燃刀刃並向前衝去。

為了艾爾！

特瑞鐸的呼喊貫徹了卡拉，強力、清晰、持久不散。他的呼喊有了回應。聲音和特瑞鐸的戰呼迴盪在一起，帶著能與雷獸的嘶吼匹敵的狂怒。

為了艾爾！

好幾道藍色光束切開晨光，讓雷獸化成一陣鮮血和碎骨之雨。三架神族虛空艦從橫飛的血肉間出現，後面跟著一打的斥候戰機。他們在空中開火，高熱粒子有如暴風般劃過空氣。特瑞鐸轉身，第一次看清楚跟在他身後的是什麼。那是一整支蟲族軍隊：刺蛇、蟑螂，還有難以計數的異化蟲。雷獸在高熱中發出怒嚎，完全無法抵禦來自空中的屠殺。蟲族深陷在這火焰風暴裡，只有最靠近峽谷的蟲族有辦法逃去搜尋掩蔽。

特瑞鐸跪倒在地，麻木的黑暗佔據了他的肉體。他感覺不到手臂上的痛苦，他的胸腔似乎變成空的了。狂戰士的頭倒進沙地，看見最後一個信標從他毫無生氣的手指間滾落。艾爾靠在太陽旁邊，一起在地平線升起。那真是美。金色和綠色構成的完美。

他看著艾爾爬上天際，更多聲音透過卡拉在他四周響起。

是的。你說的沒錯，執行官。那位狂戰士在這裡。

特瑞鐸在這裡？

我不知道他怎麼辦到的，但他在這裡。

特瑞鐸掙扎著想要回應。他的身體無法動彈，他的聲音很虛弱，彷彿一抹安靜的喘息，在卡拉中輕輕顫動。

召回.....艦隊，執行官。召回艦隊...！

沉默持續了一會兒，然後一個聲音從天上傳了過來。

我們看見你做的記號了，狂戰士，執行官思考了它們的意義。不久後，艦隊就被召回。艾爾得再等待我們一段時間了。

為了亞頓的榮耀，狂戰士。

特瑞鐸點點頭，貼在他臉頰上的白沙閃亮而冰冷。

為了亞頓的榮耀。

在一瞬間，他想像自己正站在艾爾之上，站在他師父的身旁，看著頭頂的圓月。那皎月的光輝幾乎讓人睜不開眼睛。

今晚.....撒洛克很明亮。

多麼明亮。